《空虛自己-單國璽回憶錄》

自序

自從二〇〇六年罹患癌症以來，很多熱心的朋友爲我出了不少書，有的是親自訪問我，有的是訪問認識我的朋友、同學及同事，有的是參考我的文章或是已經出版的書，直到二〇一二年八月，已經出版的總共有七本。

這些作者或出版社完稿後都有把作品送過來給我，只是我一直忙著東奔西跑，持續在進行生命告別之旅演講行程，我對他們很有信心，也相信這些書都寫得很好，只是，難免總是會有些細微的出入。例如，光是我的生日就有四種版本。

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小事情。只是我想要趁著自己記憶還清晰，頭腦、手腳都還靈光時，用自己的雙手寫下自己的生平故事。三年前就開始動筆寫我的回憶錄，只是我經常出去演講，行程很滿，斷斷續續地寫著，遲遲沒有完成，去年底癌細胞又開始不安份了，中斷了書寫。今年五月動了電腦刀，住院三個星期的時間，再度提筆把最後五個章節完成。

在書寫自傳的過程中，內心裡有很多感動與感激，覺得自己這一生受到天主無微不至的照顧，祂好像一個大藝術家，用充滿關愛與智慧的眼神，看著我這個小孩子成長。小學想當醫生，天主卻有不同的想法，就把我給「打壞」，重新塑造，讓我的眼界看得更寬廣。

中學時想做工程師，疏通及修復運河，化解華北的旱災及水災，讓人民免於天災之苦；天主覺得這樣的格局太小，又再一次把我給打碎了，利用那些碎渣重建，打造出一個全新的我，讓我加入耶穌會，從「精神」層面來改革。後來我從事教育工作時，鼓勵很多學生去當醫生、工程師，比我一個人去做的效果大很多，驗證了天主自有祂的計畫與主張，而且都是從更大的視角出發，也對我有最好的安排。

在求學的最後階段，原本我一心一意想要研究中西文化，計劃去哈佛進修；後來新的「上司」曾經做過神學院院長，對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，認爲我更適合去培育年輕修士。培育年輕修士的工作做了八年之後，天主再一次把夢想打破，把我送到徐匯中學去當校長，讓我發揮教育的功能。六年後，天主又發派給我新的任務，這回更是截然不同的全新領域—光啓社，雖然對大眾傳播一竅不通，仍然秉持著發願時的「絕對服從」，就這樣去英國留學，有了短暫的學習。在光啓社做了三年，對媒體生態及大傳領域有了粗略的了解，讓我一輩子受用無窮。

接下來就是展開主教生涯。天主先送我去花蓮，跟花東地區原住民建立起很好的關係，居住了十一年多，原以爲會在那裡終老，一九九一年又被調到高雄，一直延伸到屏東地區的南台灣也有不少原住民，就這樣定居在高雄，完全沒料想到退休前竟然升爲樞機主教，進入核心，幫助教宗治理全世界。

回想這一路走來，天主常常把我打碎，然後再給我製造一個更大更新的夢想，原來，這也是一種淬練與試驗，讓我在各個領域裡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有了多元化而且全方位的學習之旅。在天主無限大愛包圍下，給我更好的安排，讓我可以服務更多的人。不僅如此，在每個不同階段天主也會給我很好的人，安排各方面的專家來協助我，讓我可以做得更好，由衷地感謝天主，以及這些朋友們。

很感激愛我的朋友爲我寫的書。寫這本自傳的用意很單純，純粹只是補充沒提到的地方，或是可能因爲我傳達得不夠正確，才會導致一些書寫上的錯誤，這不是他們的錯。也藉由這本書，表達天主對我的恩寵，以及我對朋友們的感激。

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，於耕莘醫院 E 棟 1321 病房